台學統

台學統卷四十一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九　明儒十一　兼朱陸派下

襄裕王敬所先生宗沐子士琦　士昌

明史列傳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

萬累歲鈌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眞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鎭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鎭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寛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眞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

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徵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卹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

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按原作舟誤〕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

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罷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厯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敘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諡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

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纛徧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册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

差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

廣西通志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間爲廣西提學視事三日召諸生升堂與語沖容綴節人皆聳聽已而行部歸檄取生員會宣成書院時爲講學尋擢去其試蒼梧爲故尙書吳廷舉擇族子二人並廩學舍使守宗祀又謂大學士蔣冕有定策功爲刻湘皐集以傳後以左布政使復召集諸生如督學時 文載

江西通志王宗沐字新甫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就遷按察使右布政使作江西大志

爲目凡七曰賦書曰均書曰藩書曰溉書曰貲書曰險書曰陶書至今奉以爲準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謚襄裕明史舊志

江南通志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隆慶五年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故事漕舟五月渡淮宗沐請以正月起運春末過淮又以河決無常運道慮梗欲復海運條上便宜七事詔從之遂以六年二月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進秩並賚金幣廣輿記

明儒學案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

歴藩臬值河運艱滯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綫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為官所阻而罷萬厯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名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進士歴官禮部尚書謚文莊）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人為不息之體卽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内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内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歐陽南野答王新甫曰夫心知覺運動而已專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

論學書 五首依明儒學案節錄

公云格物欲釋作格去之格然後互相發明可以無弊然僕即渠言觀之既云天下之萬象皆目光所成而十方之國土皆本體所現則自於天下之物無復有礙我者又何須格去而後爲得乎物有格則有取有取有舍則不惟以己性爲有內外程子已言其非而種種僩擇亦非佛家上乘是於心上自加一病而愈不可以相發明矣且所謂格之使去己則將盡格之乎有格有不格

者乎盡格則不可有不格則未盡世間自君臣父子之大以及於昆蟲草木之細何者當格去而何者當留乎無物不有者道之體也無物不包涵者心之體也以一貫萬物者聖人之學也徧周法界者佛之旨也且格去外物以求致知則知無所麗其於致知致字亦微有不可解者公翰示之旨大約以爲世之把捉矜持者於心上加一事似非聖人之學故立此法門令其解脫夫把捉矜持者誠非矣然資稟不同而悟見有異誠使上根如公則可若初學而語之以此則非惟使其漸入於禪而茫無下手亦恐其始聞而樂而終將無據爾與裴魯江

棻按司馬温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即此說所本朱

子或問駁之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之與道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閒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乃欲一切扞而去之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佛家不娶乞食絕父子離君臣卽是格去外物之意聖人之道不如是也）

學術參差千古所歎大約以妝綴枝葉與夫修飾詞說則人各以見爲地故有不同若實落從本體用功則自開闢以至今日惟有一心更何不同之有即於此有疏密迂徑之差亦不過目前殊異至其收功結局當亦不遠某嘗譬之腹痛而撫者輕重下手痛人自得其毋非不愛之然特爲之撫決亦不能得痛之實際也功夫緩急皆是對質施爲即有不同皆非忘助亦非參差惟空言爭高即無不同猶之指米意量多寡難信此某所不能仰合於門下之大略也彌綸參贊著有上下心無二施或小或大要之皆滿其不息之體量由此言之某於門下所見未嘗不同也門下欲即物即心而格兼正感

二義故以格物爲格心以合於愼獨此門下之旨也夫心本生道常應乃其體段而物無自性待心而後居流心之所著爲物心有正邪物有揀擇此陽明先生格物之旨所以異於先儒者然陽明謂心之應處爲物而門下欲正應處二字以爲卽心卽物此又門下之所以微異於陽明先生者然自鄙心思之夫心之不正而後有不正之應則於此必求所以正其所以應於感化者以此合於愼獨其理未嘗不同然必去此而云卽心是物則心物對峙□歷較然而除物之心或後生不祭番成是內非外且又義龘機頓是惟門下透徹而用以立教若下根易疑或未肯帖然信其然耳夫心之應處爲物

與即心即物亦反覆掌耳而門下必云云者豈非以纔有應處二字則便有內外於愼獨有不合耶然即心即佛道一禪師初悟語亦懼人執著旋亦云非心非佛以救之即以格物合愼獨如鄙言頗無不通而必欲云即心即物又不若以良知之應用周旋處爲物如門下初句爲穩切也葢此乃門下苦心眞切之見爲先儒道其未備然意不病而語稍徑則無瘡而傷之更費門下分疏與後生耳

與陳明水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禮部郎中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

加增妝綴者然琢磨非頓養蹴具積有嚙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峰

未發已發自或問中所載程子之門人與朱子所論不為不多要已不可盡解而今日之論尤為紛紛然此實聖學頭腦不可不辨今復以中庸為講則辭雖費而愈不明僕請與執事道見在之心可乎見在心明則中庸自當了然矣喜怒哀樂僕與執事無一時不發者也當其發時若以為知即在喜怒哀樂中則不當復有不中節處而未發之中常人皆有之矣若以為知不在喜怒

哀樂中則別有一物存主於内而隨物應付今觀僕與
執事之怒時也知安在乎而知於喜怒之際不可指也
若以爲學者但當求之未發也則僕與執事未怒時功
夫可以打點其爲□者乎抑但求之於已發也既知求
即覺覺即無不中節處而已發之和常人皆有之矣比
及睡時不知又當屬在何處以爲未發則庸有夢時以
爲已發則無物在似此數論似是而實非似非而亦是
者良以心之神明兩在不測指其一處未或不是而要
其精微則又難定方所以故須由自家貼然後下一轉
語乃見分曉耳若論其極則一轉語尤爲疣贅蓋本體
不息不貳者也不息則常無起無滅不貳則一無内無

外此執事所謂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無前後無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故子思指喜怒哀樂未形之時而謂之未發而其所以爲已發者本體分毫不可得而減有寂之名而無滅相良知是也指喜怒哀樂有形之時而謂之已發而其所謂未發者本體分毫未嘗有所增有感之名而無起相良知之妙用是也學者之所以與聖人異者正緣私欲紛拏而意見叢雜纔一念起漓涫失眞雖其本體未嘗斷滅而於中和固已遠矣只是如此說已是饒舌此須於靜中密下戒愼功夫使其空虛明淨了然得所謂本體者眞是不息不貳無復文字論說所能盡知於此自有恍然者而他歧之論始有歸一矣與李

見羅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
仕至右僉都御史其講學拈止修兩字爲宗
近來從事於道者更相瞞誑誤已誤人師心自聖則以
觸處成眞是猶指本身之卽仙胎也而不知破敗之後
豈非𣎴完之初則築基斂已之功安可輕廢隨處致知
則以揣摩求合是猶指節宣之卽是仙功也而不知血
肉之軀已非飛昇之具則鍊神還虛之功安可盡廢二
說相勝此是彼非終日言焉而不知流光不待則已成
埋沒此生語之以眞則婉纒不透投之以大則聶縮不
解若使孔子門中於九泉有地獄是流當無超度法矣
某本無所知少自二氏入來轉徙交馳俱不得力近始
知有所謂不息之體者本參天地而徹古今如仲尼祖

述堯舜一章吾人皆與有責分焉離是體則無功故戒愼卽所以完是體也離是功則無效故位育卽所以滿此體也與聶雙江聶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諡貞襄文集五首依明儒學案節錄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妝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

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教深其辯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夅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教博辯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由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陸象山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

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

象山粹言序

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然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假於言乎後世之言聖學者志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心因循前郤與習

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騁之倦益其心以爲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詁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翻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爲佛者其說誠冥漠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眞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安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況繫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其立言之過也夫佛者

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著是已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芻蕘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於偏倚而執之堅或恥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戶又或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源沈錮纏縣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有熠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令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眞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

朱子私鈔序

道之簡易不待於外襲而心之本體不萌於聞見是孔門之的傳而吾儒之上乘也然理合內外而事無精麤所惡於聞見者以其溺心於闢靡侈觀而不知有融會歸一之地至有煩苦艱難靡敝白首而於道卒無得而已焉斯爲可擯廢而攘斥也矣故此理在人本自各足譬之五臟四肢各具以有生也氣稟生質之清濁不能皆同譬之厚薄寒熱之各異也聖人用言以設教著書以防流譬之因人之病而藥之寒熱上下從其所偏勝也雖以孔子之書如大學中庸經文悉言天命人心之奧則固若內經素問然後爲一定不易之則若夫論語

多載問難之詞其間固有當機而發因人而施如問仁問孝之類已有非全體具備本末兼舉者矣朱陸治方寒熱各品而矯厲至道全生則同故凡君子之學不溺於聞見不離於聞見而將以反約則烏附稀（當作豨）薟固有藉以全生者而況於聖賢之載籍乎若皆不計其歸宿之何如而但以近似者病之則尊德性之似爲禪而道問學之似爲俗固無以爲解矣是何異執內經之理以律偏勝之方其不至於廢醫護疾坐視夫人之札瘥而莫之救乎故細讀先生之書如與呂子約張敬夫深以支離爲病而於其德性躬行未嘗不諄切而屢言之也若夫末流之弊則泰山末顏冉求聚斂子夏之後卒

爲莊周荀卿明王道李斯具五刑彼豈教者之過而君子之立教也固能使其後之必無弊歟惟夫世之獵取糟粕記誦成言文之以爲博也則藉口於朱子而虛談高視空曠無據執之以爲固也則藉口於象山是以二氏之爭比及數世而煩言紛紛求爲勝負而於身心了無交涉學者入其中茫乎不知所以適從葢不考其實得旣無以窺見先賢所造之底裏而緣習於先入又有以漫失在己本心之眞知而況根有染而不能淨見有偏而不能圓是以雖其人誦家傳而卒無得於眞似是非之際一唱百和羣喙衆咻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刻傳習錄序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純公之歿而聖人之學不傳沈酣傳注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息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焉解縶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

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妝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顚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檣莫施碇纜無容然後䑰舵力之强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强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己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

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爲虛無
漭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矜莫之見而外以逃其
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
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益
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
入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
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
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
異雌黃以爲長此余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
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
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

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日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

壽龍谿序按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官武選郎中罷歸萬厤癸未卒年八十六

余嘗觀諸造化矣有心則陰而無心則陽也有息則陰而無息則陽也有有則陰而無無則陽也山川流峙萬物具苗華春藏冬形色機關不能自得而莫不得此天之所以流形品物者莫非一乾體之健運而不停一瞬而況於元會寒暑乎始於無心繼於不息極於無無而天地之德備矣人之生也氣合靈爲心動則有間自少至老自興至寢利害是非酬酢擾動其習無窮以有閒入無窮況私汨欲滅頃迷心積動爲息積息成陰而沴

戾鹵莽之習鳥覩其爲健乎故聖人之學獨以其澄瑩昭徹之體常照於中炯然不昏於知而不起於意泊然不貳於物而非捍於應處於中者有戒則惕然矣而矜持不事未嘗不與天游也見於外者有嚴則肅然矣而心知不拘未嘗不與體適也此其所謂乾乾者曾無一息之間而又安問其日與夕也故其德之成就與造化相爲參貳居則對越上天事親饗帝而用則統物體天至於不可知之神夫然後稱龍焉

遺書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見明史藝文志黃氏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存

十八史略見府志浙江通志今佚

江西大志八卷見明史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天一閣書目作七卷云明嘉靖丙辰臬使王宗沐纂幷序

海運志二卷見明史浙江通志　絳雲樓書目云隆慶壬申總漕王宗沐撰今存

海運詳考一卷見黃氏書目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今存

敬所先生漕撫奏疏十卷見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朱子大全私鈔十二卷見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天一閣書目云臨海王宗沐編次海寧朱有孚序今存

擥寧語錄見府志浙江通志今佚

南華經別編二卷見明史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敬所文集三十卷按明史藝文志王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千頃堂書目又續集八卷今補錄於後

敬所奏疏四卷見明史案今敬所文集有奏疏三卷其四卷單行本今未見

敬所續集八卷見黃氏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右共十二部府志書目止載通鑑史略語錄文集四部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一先資治通鑑體製年經事緯其閒尊君抑臣崇王賤霸內夏外夷大旨皆溫公所自定故今續編悉遵用之不敢有改焉竊謂通鑑之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治革易於攷證簡緝全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攜自宋受命始於建隆庚申迄於祥興己卯共三百二十年元一天下始於至元庚辰迄於至正丁未共八十八

年合遼金夏三姓其興亡治亂有足紀者不應獨缺是以輒忘固漏編而次之功始於嘉靖乙卯成於隆慶丁卯以備全史之要略云

一宋雖享國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故嘗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體更革人才進退議論異同視他年為獨多故今編所載亦視他年為獨詳有治亂之界而後啟金有存亡之界而後成元以中國之不治然後夷狄得乘間而主中國有國者不可全以腥羶之毒委之天數是今編之所以不可以無述也

一元之君臣立國本純於夷自開禧二年蒙受大號距

其亡也實一百六十二年竊嘗槩之其君臣所爲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卽有建立改更亦不過東支西掩以度一時而人民塗炭綱常壞亂之禍葢不覽其全史未易知也其事體舛謬旣足以生豪傑之憤而人民夷語又足以厭覽者之心但以事關一代而是書又以編年爲體且天開大明一統正革其命則亦不得而廢也是以撮其大都而略其細旨爲書一十二卷以存其槩考温公之通鑑在周顯德中宋太祖事不多見葢宋祖受禪原無征伐卽有之亦不過隨周世宗爲偏裨而温公亦無由紀載之也恭惟我朝大明太祖高皇帝東征西伐反正乾坤之

勅獨超千古而面諭宣詔闡明謨典之懿垂法百王其事多在至正年閒是以備載焉一書之中惟是恐遵續通鑑綱目之舊而不敢有增損者葢以續綱目曾經進御本爲制書而太祖事關當代非微臣獨見所敢擬議也

一大臣之卒在温公原鑑亦時有稱謚贈者然體不一定也今書凡兩朝名臣有關於治亂名儒有係於斯文者則一切施之如云某官某公某人卒然後略序其平生大都而以卒後之封爵附其末焉不使諸臣一與之同所以別明忠邪之分閒有官不甚尊而或議論文章道學足以垂後世者亦以此待之用以明有

垂於後者非獨以官故耳

一是書采擇全史不能無異同如宋文天祥之死挽者以丞相稱之而續綱目以為樞密使然舊史宰相年表不載天祥入相今從綱目宇文虛中之死本傳有贈謚立廟而金史則以反書然既受金人官爵又易容稱之肅愍今從金史臨安之火通鑑纂要獨載嘉泰而舊史又載嘉定存疑者則不敢略富平符離之敗張浚傳多為回護而今則特著始末紀實者則不厭詳續綱目紀楊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倫以降而牛皐傳則云楊太先舉鍾子義投於水今依綱目洪皓傳皓貶英州卒後檜死而洪适傳則

云檜死皓還道死今依皓傳岳飛傳載張浚之陷岳飛也以㬌著之積憾張浚傳則獨以爲媚秦檜意今從飛傳劉摯之死也由文及甫之書而刑法志載及書詞與摯傳異今從摯傳眞宗之崩王曾草制太后權同聽政丁謂欲去權字葢以媚太后也而王曾傳乃云謂欲增權字則似傳寫之誤而與太后面詰李廸之事不類好水川之敗夏紀以爲死者萬三百人葢紀其實也而任福傳則云六千人則似爲福諱而與韓琦因是謫官之事不類凡此皆於此事考異之中而致旌別覈實之旨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備述略舉數事以志大槩

一是書以編年爲體則於年號尤所關係如宋太宗卽位於開寶九年十一月則不當改元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是一年而二君共之也雖續綱目亦仍茲失今斷以温公唐武德元年之例去開寶九年而稱興國元年葢太祖可以無九年而太宗不可以無元年如宋廣王景炎元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順帝元統元年皆以此例書之棻按史當紀實此例非是

一遼金元三國皆夷然元之修史而三史並峙者元爲已地故也棻按三國並峙仿南北朝之例非元爲己地也元自至元庚辰以後不得不以正統與之固無容論其遼金與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稱國主名之示不得與宋並夷之也斯

正統有所專矣

一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以起例今並依之

一温公資治通鑑成嘗自謂曰吾爲資治通鑑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者惟王益柔爾在温公嘗有此歎則是書之成亦未必其果行於世與否然三代治亂大都麤備於是不敢不盡心焉而亦未敢以爲有俟於後也惟覽者擇焉

海運詳考一卷海運志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隆慶六年二月宗沐任山東布政使時議開海運而作所載皆其議事呈文是年七月復鋟海運志於詳考之外增入海運圖並海運路程奏疏事宜考宗沐官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請復海運其疏載所著敬所文集中本傳亦載其略然史載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抵天津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覩聽非大

臣謹案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厯元年也宏云宗沐益掇拾邱濬大學衍義補之陳言以僥倖功名不知儒生紙上之經濟言之無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觀於宗沐可以爲妄談海運之炯戒矣

敬所文集三十卷明王宗沐撰此集自一卷至十卷爲序頌書啟曰內編十一卷至二十卷爲詩論碑賦說傳書後約策問祭文行狀銘志講義曰別編二十一卷至三十卷爲奏疏雜著文移曰外編明史藝文志載宗沐

文集部別集類存目

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此本止三十卷而奏疏在焉卷
首題門人張位選集然則史所載者其全集此爲位所
編定歟抑其奏疏又有集外別行之本史並載之也
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　豫章張位
友人侍御劉賚卿哀師敬所先生文分三十卷刻之閱
中抵書屬序不佞忝竊門牆知誼曷敢以不敏辭竊觀
今海內作者犂然物我相勝持論而不下大都兩端譚
名理則曼衍天倪百構一律似啖蠟者索無遺味欲提
正朔空名區區與天下爭衡其誰與我修辭之子起而
振之率又摹擬太過浮豔無根後聖經而先諸子鉤字
抉句飾不必有之事務以炫奇大雅先生未嘗過而問

矣夫辭之弗得而以理揜焉與理之弗得而以辭謾焉舉堂下辨曲直耳超乘而上力可强而能哉先生抱命世奇才少游郎署閒諸郎雅習文辭相雄先生亦時時過從與講左馬離騷之業顧念此非其至也乃更辟塵揵關沈潛性命淵輿遠覽昭曠上友千古恍若有合焉繼而咀含六籍厭飫百氏攷證當代凡典制名物山川風俗金穀韜鈐之緒邊筴夷情外家衆流之旨罔不洞析原委而折其衷葢見獨靡疏博收而弗濫先生之於道可謂深矣故其宣諸制作澡澤仁義經術曲中事理委紆汪洋透其意之所之而止神采所詣沖然色相蹊逕之外殆鎔匠歐陽氏法而上遏賈董所謂理至辭達

超乘而上非耶是足以傳矣先生自束髮登朝即以古名臣自期居比部則精研獄律稱名法家已督學江粵則倡道東南稱名師飂歷藩臬凡一切條布具爲世程稱名方岳既歸臥天台者十年用薦起尋晉大中丞控制江淮總轉輸大計陰以兵法部署漕士俾百年窳呰一旦畢起此之爲烈軼蕭駕劉可與徒託空言者比耶慨自道術裂學漓士各以資近就業取名於世世則滋不信也理學家趣高意廣質之實用或罔副文人非無一言幾道柰敝帚自享行不相掩何由是禮法之士愈益厭薄之謂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乃可爲理殆有激乎其言之矣有是以道禔身顧程績績著考言言彰不

足以破下士笑而解說鈴之嘲乎今先生之大者方將
榮施社稷耀竹帛爲光其微者復且士苴萬有喀焉兩
忘無言境闢則大鵬已翔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耳
昔先生督學江右時賁卿偕不佞謬蒙國士遇受教且
久今先生道日深而勳日高賁卿攬轡南北自樹風裁
媿不佞僕遫如故陸沈文墨無絲髮之效三復茲編憶
歲月不猶覿無恤之觭而憮然自失者乎故僭敘刻端
并識所感爲賁卿復且重有期於吾兩人者藉手師門
終有在也萬厤元年長至日豫章門人張位頓首撰
又　豫章劉艮弼賁卿　稍節
吾師敬所王先生自束髮登朝時即以文章名重天下

余讀其文見其博古通今出經入史若雲舒霧捲變幻
不羣竊嘗私心謂先生之學之博才之奇卽董賈何讓
既而及門受業親聆邃論又見其發揮聖賢宗旨一一
中俗學深錮支離汗漫之病乃知先生葢不特以文章
名世也㪯歷內外凡五六遷所至一切敷布俱根本經
術而澤之以文學爲天下賢士大夫所宗顧時方毀方
爲圓而先生自立最高自信最篤坐是不合退而居於
天台鴈蕩之閒者十年乃先生之於道則益深而討慮
天下之事則益熟也穆皇卽位之四年河運告變舉朝
坐視無奇策起先生用焉比至卽審經權酌利弊一時
轉輸規畫足以振數十年之頹廢而裨之理此非其文

章致用之實耶夫古人之垂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今
先生身心性命之學力追聖賢而揮霍震耀之業揭掀
宇宙至其餘者又能發爲文章近之闡明乎性靈遠之
潤色乎皇猷大之安攘乎夷夏小之經理乎錢穀若探
囊取物種種具備豈非古所謂經世之文者與𤣥叨爲
門下士辱先生知遇不減國士媿無以發先生之蘊敬
請而梓之以俟後之學與仕者考焉萬厤元年長至日
豫章門人劉㫤𤣥頓首撰

又　螺川賀一桂　稍節

明興二百禩來以立言名家者可僂指而具始則劉文
成宋文憲𦁤爲之今其言具在栝蒼之奇峭金華之閎

衍彬彬乎一代之文矣宏治間敬皇帝右文士大夫競尚儒術則北地煃然稱盛焉時王文成起於句餘監劉宋而潤色之遂有陽明子之文此三先生者皆用事業顯才可以命世爲帝者師而陽明子毅然以道自任末年忘言筌泝聖涯故世之稱三先生者不具論其文吾師敬所先生後陽明起於天台復毅然以道自任而命世之才駸駸大用直將眎鄉先生者參而四之其所繫而傳矣必於文哉嗚呼文以載道立言者不廢也世之儒者卒推轂南宋諸子遂將歧而二之談埶者絀道術談性命者絀文章家此殆以耳食非昭曠之見也先生結髮對公車輒以文名震世即一變至道曾不以其故

廢所就業所謂昭曠之見非邪辟之先生據淮海上游歲轉輸東南粟四百萬石方其未達於淮在吳則吳在楚則楚在越則越千艘萬夫何其紛也比其至淮鱗次珠貫總而名之曰漕凡以有所歸焉耳先生之淵源與淮海游而時發爲文連類洸洋莫可方物則先生之吳楚越也蓋千艘載之未爲重萬夫運之未爲多也語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先生之所爲大業不朽者固自有在其繫斯道而傳也信然哉信然哉萬厤二年季秋螺川門人賀一桂頓首撰

遺詩

感遇三十一首錄二

朱絲出纖手梧桐生紫岑兼致金與漆和合成徽音一
彈山水調再鼓龍鳳吟自意雖已適曲高人不聞
古人重適意今人重浮華顰眉臨鼎食何用多若嗟君
情縱如山微毫愼爲瑕野中茹藿人長歌臥雲霞
奉酬舅白崖先生寄示玉輝堂詩次韻二首錄一
宦路惜芳菲經年背玉輝劍花看客鬢草色變征衣實
落山開桂雲空江畔磯故園行樂處應得夢中歸
九日宴方厓趙侍御宅二首錄一
共是羈棲客重陽樽俎過菊開燕地晚霜傍豸衣多異
國親鄉語閒官足嘯歌君才並陶謝述作定如何
還家移居雲峰山寺二首錄一

整鶩旋故鄉宴笑款交親穉以清景戀言棲祇樹林淩晨別城郭緣雲陟嶔岑逼仄上高頂萬室皆平臨舉目見青山世事非所任擷華愛豐條玩鱗俯懸潯違世屬天路失暑多叢陰嘉招偶履運紛華悲滯淫已忻歸里廬兼還愜幽尋鐘磬發林樾淒清益道心無營豈惟夙玄悟徵在今

至留都同鄉劉艮所諸公招飲承恩寺賦二首錄一

鄒第開瓊宇深松隱法堂無緣窺色相有分逐金章歲月珠林古煙雲紫蔓長叨陪方洽興暝色起林塘

陽朔舟中得舍弟瑋中途書二首錄一

吾與子來時別祖江之干歲月亦幾何祖墓草已繁骨

內姑云離乃作幽明端子歸得先哭吾猶守徵官生別
已足悲念死情更酸然燭耿舟夜淚下摧心肝

江上別符松巖僉憲二首

吳門十載憶分襟此日天涯意更深家望赤城徒縹緲
歲移青鬢漸侵尋江聲晴轉驚離夢山月霄懸照別心
悽斷自今琴上曲不是相思卽越吟
明時無事用才移抱略如君亦許歸鑾中初識新龍劍
江上猶驚舊豸衣玉女雲開青鳥度金鼇雨足紫芝肥
病軀久有滄洲志相待煩君埽釣磯

黄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三十　宋儒別派

主簿于忠甫先生恕　無垢張氏學派

黄巖志寓賢于恕字忠甫諸城人紹興中以父定遠爲洲判官寓居邑之桃夏中特科歷官靖安尉昌國主簿恕沙受學於毋舅張侍郎九成九成謫嶺表裹糧從之汪應辰楊光遠皆折行輩與之交尤豪於詩有文集數十卷

赤城志僑寓于恕諸城人字忠甫張侍郎九成之甥中

特科終昌國縣主簿紹興中以父定遠爲州判官因寓
黃巖

横浦心傳錄序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宮宗
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横浦僧舍平生無
它好唯嗜書不厭雖階庭閒草花敷榮春聲喧晝蕩流
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
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歎息標記
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飭以警策別于鞏
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
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

論經史難疑苔問無頭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為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慧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為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膳麤得數語纂為新錄而士大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為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媿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聲來丞邑黃巖一日訪予於山間

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款適予亦於田
夫野老閒聽其歌謠知吾仲聲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
化皆醕和而篤實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
不忍詐風猷藹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中人
不復祕其藏因出以示之卽斂袵肅容敬誦不能已乃
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豈
可使爲無用之藏願公畀我我當板行于世與天下學
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閒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
卽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
之遂書其略湻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後有黃巖丞丁駿書
後云板
置縣庠

直閣趙然道先生師雍　象山陸氏學派

台學源流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淳熙十四年進士官終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象山四荅書其略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又云若善利之閒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閒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

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聽塗說之戒有千金敝帚之喻蓋當二先生議論未同時也

棻按千金敝帚之喻乃荊門聞訃之後象山既殁議論未同則終不同矣一所先生惑於晚年定論之說謂朱子晚歲所見與象山同是誣朱子也學者宜細審之

象山全集與趙然道書注云諱師雍台州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詠道名師蒧師事最久

與趙然道書 金谿陸九淵子靜撰 象山全集四首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

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令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

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艮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盡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黄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

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汩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之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眞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

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閒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麤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閒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縱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閒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

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葢謬習偷以自便隳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益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答趙然道書　朱子　大全集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

之所未瑜也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零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爲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

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判官趙詠道先生師蔵　象山陸氏學派

台學源流趙詠道名師蔵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生象山語之曰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正心脩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自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

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晦翁則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自主于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書鎭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與趙詠道書四首　陸九淵　象山全集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

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尙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

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棻按此書先知後行既知必行與朱子之道若合符

節陸氏此言可謂醕乎其醕者也學者宜盡心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歎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瘝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卽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眞正晝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卻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

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按差音釵

答趙詠道書 朱子 大全集

熹求道不力衰晩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

嘗聞之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令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世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原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

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戸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台學統卷四十二

嘉業堂刊